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六一・史部・詔令奏議類

右編補十卷（卷三至卷十）〔明〕姚文蔚輯……………一

古奏議不分卷〔明〕黃汝亨輯……………二七九

歷代名臣奏疏六卷〔明〕王錫爵輯……………五〇九

歷朝茶馬奏議不分卷〔清〕廖攀龍等撰……………六三九

右編補卷之三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 歙 令旰姚劉 伸 南陵令當湖徐調元

宣城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澧 校正

新都門人 吳光胤 同校 吳公治

法祖

宋劉光祖上聖範劄子

宋光宗時軍器少監兼權侍侍郎官劉光祖上聖範劄子曰

右編補

卷之三

聖範三臣觀自古興王之君必有輔弼之臣起而爲之謀太祖皇帝神武英畧運天下有餘智既受周禪卽其舊相范質等而用之不少疑焉蓋前古未之有也質等練習朝廷故事沉厚精密太祖初得大器則與之共持而守之人心不驚天下自定質相踰年奏疏曰宰相者以舉賢爲本職以掩善爲不忠呂餘慶趙普富有時才精通治道每因欵接備見公忠是宜受以台司俾申才用太祖嘉納其言後二年質等罷政遂相趙普於是大謀大慮普得參之普初以吏道聞

右編補

卷之三

寡學術太祖每勸以讀書普由是手不釋卷君臣之間講學求治汲汲如此普獨相凡十年沉毅果斷以天下爲已任故太祖嘗叱雷德驥曰鼎尚有耳趙普吾之社稷臣也其後凡再相太宗一日奏疏薦張齊賢曰防微慮遠必資通變之才定難扶危宜退諂諛之輩卽今同僚共事無非謹畏清廉唯於獻替之時並執謙恭之禮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張齊賢頃年特受聖知升於密地公私識者咸謂當才歲月未多出爲外任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齊賢如當重委必立殊功於是太宗復召齊賢爲樞密副使普之識慮深切蓋如此也當普之再相也與呂蒙正並命而蒙正質厚寬簡不爲黨比遇事敢言普甚推許之蒙正亦凡再相太宗太宗嘗欲選人使朔方蒙正退以名上太宗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復不許他日又問益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人太宗怒投其奏於地曰何太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

事乃摺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太宗退謂左右曰是翁氣量我不如已而卒用其人號爲稱職方是時也太宗可謂得任相之道矣蒙正後罷遂相呂端端持重識大體方奏事時同列多異議太宗一日內出手札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奏聞其後真宗之立不爲王繼恩等所變則端之力也夫祖宗時宰相之任遇如此然趙普自樞密升宰相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爲其親屬求恩澤蒙正與端清淨冰炭號稱賢相當時無議後世不議君臣之美兩盡其極此足以爲法也

右編補

卷之三

三

聖範九臣聞天子者當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口使言以天下之心使思然後利害畢達休戚畢陳善善惡惡是是非非然後可以不亂太祖皇帝神聖豁達不自掩蓋初詔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許采訪以聞仍須直言其事不在廣有牽引或事關急切則許非時詣閣上章此建隆三年詔也乾德四年又詔曰國家選用時才參掌邦計貨泉

右編補

卷之三

四

所聚職任尤繁所異得人俾各陳力雖思不出位勿侵官局之權而知無不爲共濟公家之務或綱條有所未正利害有所未明正期開善以相規安可不言而自守自今三司使所行事或未當本判官並應執諮所執理明而三司使不從則許面奏或事有已經敷奏獲旨施行而未通便亦許指陳若本判官避事不言許他部判官及逐路轉運使直具利害聞奏其或因而更改頗協便益並充課績若明知利害循嘿不言則殿罰隨之由是觀之太祖皇帝時直言得失不爲訕上明辯是非不爲侵官所以盡事理而究下情也至太宗皇帝在位田錫以進諫爲已任太宗以納諫爲盛德方錫爲盧多遜所不悅出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也因入辭進封事論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太宗賜詔答之且云自今有所見聞無辭獻替其後復自相州上疏言方今筦榷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旨稍煩復有未喻聖意之事三奏請可行之事二其後又自睦州上疏曰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勅初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

事中之過也陛下有捨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所爲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又曰加以時久升平天下混一致陛下謂升平自得資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浸成聖性左取右奉無非睿謀又曰臣下言之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爲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久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其後入爲知制誥復奏疏論邊事曰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

所陳深切載在史冊足以彰太宗受言之美方是時也太宗以補闕拾遺時多循嘿失建官本意於是改爲左右司諫左右正言俾職業之是脩期名實之相副其後右正言謝泌數奏章論時政得失太宗嘉其忠蓋擢左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竭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亂太宗動容久之夫祖宗聖德豈羣臣之敢窺而其樂受忠諫無一善之不錄然則舍已從人固堯舜之所以爲大也

聖範十臣嘗謂自古禍亂之萌有三而宗社之本有一強臣擅兵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三者皆前古禍亂之萌也付託神器厚重而深固一者宗社之本也祖宗時室其萌而培其本臣請得歷言之太祖皇帝既誅李筠等一日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鬪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

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太祖故人各典禁衛普乘間數言之請授以他職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苟不能制服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亂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太祖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喻以安危禍亂之理明日皆稱疾請罷於是乃漸消藩方之權收其精兵聚之京師國家二百餘年無強臣擅兵

右編補

卷之三

七

之禍者由制之得其道故也杜太后聰明有智度每與太祖參決大政杜審瓊太后之兄也與其弟審肇審進家于常山太后無恙時審瓊嘗入見置酒萬歲殿上太祖與太宗以元舅故皆捧觴列拜稱壽其尊禮不過如此而已昭憲升祔且一年始悉召赴闕皆命爲大將軍然並致仕賜第京師其後特命審瓊代王繼勳軍職耳未嘗及以政也國家二百餘年無外戚預政之禍者亦由制之得其道故也太祖時左右內臣不過五十餘員止令掌宮掖中事或不得已衛

右編補

卷之三

八

令而出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又詔年三十以上聽養一子所以裁之者至矣至太宗時王繼恩以平賊之功中書議欲以爲宜徵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宜徵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懇言繼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賞太宗怒深責宰相因別建宣政使名以授之先是通進銀臺司隸樞密院凡內外覆奏文字必關二司然後奏御外則內官及樞密吏掌之內則尚書內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莫得而糾察也太宗始詔宣徽北院廳事爲通進銀臺司命向敏中張詠同知二司公事然則祖宗之良法美意所以杜中常侍用事之漸又如此也三者皆自古禍亂之萌而太祖太宗深思遠慮逆塞其源至於付託神器厚重而深固不足爲萬世之法且太祖藏誓書於金匱之事非漢唐之君所能及也至於太宗初置皇子侍讀其後又爲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翊善侍講等官以王適姚坦邢昺等十人爲之嘗謂宰相曰近有上章言及儲貳者國家宗祀豈不在心朕於諸子常

加訓勵今寮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輿臺皂隸之輩並朕親選不欲令姦儉佞人在左右更待三五年後各漸成長朕於處馭必使得宜也其後以壽王爲皇太子喬維嶽楊礪爲諭德楊徽之畢士安爲庶子李至李沆爲賓客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動皆諮詢焉京師之人見太子者皆喜躍曰真社稷之主也夫祖宗知天下之本在此察天下之禍在彼是以防微杜漸深計而極慮之也

經國

右編補

卷之三

九

宋李綱上言高宗

宋高宗紹興五年李綱提舉西京崇福宮上言曰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爲表裡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十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

右編補 卷三

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爲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爲奸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祇從寬遂其士風迺相倣效顛倒是非變亂黑白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群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

右編補

卷之三

十

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言則大進小詆則小遷滄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爲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界

五

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論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資人臣以禮義庶耻陸贄勸德宗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益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室奧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石編補

卷之三

十一

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益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强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

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騷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鑿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扁鵲俞跗蔑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右編補

卷之三

十二

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沉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聞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蓊蓊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稱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

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布編補

卷之三

十三

心卽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雖變災以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災感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

反寒乃正月之朔日又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堯士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

右編補

卷之三

十四

十

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胄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彞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

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收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布編補

卷之三

十五

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

陛下盛德過於古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哀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摠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

宗澤上奏高宗

建炎元年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

卷之三

十六

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之樂何用憂爲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於無過置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逢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魯不能留心惻怛爲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之基業爲可惜又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眷蒙塵沙漠翹翹俟里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

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
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根
本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
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西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
塗炭劫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
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
是一欲爲虜賊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先以津
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
愚忠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

右編補

卷之三

十七

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
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

趙元鎮上奏高宗

宋高宗建炎三年司諫趙元鎮上奏曰臣嘗謂天下
有公論不可以力制不可以智勝由堯舜周孔以迄
于今如權衡之設黑白之辨自一人之善惡至朝廷
之賞罰一付於此則天下治矣國家凌遲衰弱之漸
人皆謂夷狄之爲患其亦知有以致之乎以善惡是
非之倒置公論久鬱而不明也其來遠矣禍胎至深
固宜痛心疾首亟變而力新之如救焚溺唯恐不及

如去惡草絕其本根使風教純一物情和會則人之
所欲天必從之悔禍於我其或在是搢紳者間猶昧
此或徂於術業之異或牽於恩舊之私陰有所懷巧
爲沮遏忘乎大公至正之道而甘心於亡國喪家之
術亦其人之不幸歟非特其人之不幸也宗廟社稷
天下生民之不幸也靖康之初發蔡京之罪錄黨籍
之家而議者則曰今邊事未息軍政未脩忽而不省
乃復爲此不急之務建炎之初辨宣仁之謗復詞賦
之科而議者又曰今二聖未還兩河未復置而不問
乃復舉此迂濶之議其言一行姦計潛發遂使上皇

右編補

卷之三

十八

引咎哀痛之詔半爲空文淵聖紹復祖宗之言訖無
成効噫太平之治須太平而爲之抑亦爲之而後至
耶苟惑於其說如前所云則天下之事無時而可爲
雖善惡是非久鬱於公論者亦不得而措詞矣必欲
厭服人望得其歡心不亦難哉唐憲宗用皇甫鎛程
昇爲相裴度論之曰可惜者淮西盪定河朔底寧承
宗歛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
哉但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德宗當奉天之難詔
問陸贄一時急務何者切直贊對以理亂之本繫於
人心况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

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安可不審察群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趨以靖邦家此誠當今之急務也以裴度陸贄之才非不知高城深池堅甲利兵與夫折衝制勝爲禦侮防患之策而納忠於君者其言如此誠知弭亂之本歟陛下紹膺大統適茲多艱欲大有爲必知其要念憲宗中興之業在處置之得宜察陸贄理亂之言繫人心之向背凡祖宗之法復而未盡崇觀之患染而未除以至進退賞罰苟當於人心而合乎公論雖流離顛沛而因革可否不可一日而廢唯公論著善惡明與議攸歸士風丕變則慕德向化心悅而誠服之矣寧謂已往之事無益於今耶若夫積粟練兵之計攻守奇正之謀當責之有司而朝廷之上朝夕之所講明者正宜在此唯陛下不以疎濶而忽之

右編補

卷之三

一九

胡寅進萬言書

起居郎胡寅進萬言書曰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爲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

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補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愛爵祿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其黨必集所謂悔過用賢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絕不侔矣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夷狄耶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却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爾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當今日否塞之氣充牣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夷虜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

吳仲上書

宋高宗紹興五年布衣吳伸授虔州信豐縣主簿上書曰臣又見近年宰執之權太重遂使人主之威不震何以驗之臣聞天下里巷之談皆曰結知於人主者不若結知於宰相何哉今之宰執其所引援皆是故舊大則致身侍從次則薦對改官不問人之賢否不究才之短長平日結交者雖貪婪巧佞之徒開革鄙薄之輩或居外補或致要途而素昧平生者雖抱伊周之才挾管晏之術功德加乎百姓聞望振于朝廷或棄遐方或沉下僚皆不得而進用矣陛下胡不試回聖慮深思其因自建炎已來身居畎畝憂及國

右編補

卷之三

三

家自進讜言上結主知命之以官其人有幾如車千秋之驟進者有幾矣如馬周之任用者又有幾矣若曰言無所補何用命之以官若曰言有可用何爲置而不問爲復來天下之言爲文具官直言之人爲虛聲乎抑亦主知雖深而掣肘有人乎抑亦宰臣除吏如田蚡而陛下不得自任乎况一言之合于上心一言之寤于聖意必有大過人者若使之盡其所長施於有爲略試其難有功則進之無功則黜之亦足以見賞罰明而取與當矣今也採忠讜之論而命之以官自官之外不復任用苟無達官爲之薦引必沉百

僚之底是使孤寒無容之人特立獨行之士雖有忠義之心何緣自効雖有將相之才何由自試嗚呼隗始之事不可復見今以下僚蠱言者之身正猶以爵祿餌天下之口臣恐爲夷狄所笑昔晉文公遊獵逐禽而遇農夫老古諫之以獵爲過文公受諫而歸告武子曰寡人遊獵失禽而得善言武子曰其人安在文公曰猶在澤武子曰取其言而棄其人者盜也文公使人迎而禮之古人之於聽言任用尤不忍忽君既知之臣亦助之今君既知之而助之如武子者誰歟况當天下離亂夷狄侵陵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右編補

卷之三

三

王十朋上疏孝宗

宋孝宗時著作郎王十朋上疏曰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回天下雖謀之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爲之主然後大業以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屢戰屢敗而不爲之屈卒之易敗爲勝轉弱爲強者氣也蜀先生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爲曹操

屈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斫案遂成赤壁之傳功
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霸有一方出足而立者
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
議之臣和戰守之議閤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
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
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
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
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害之地
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
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
布編補

卷之三

二十三

王之宅係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已買和蹈前日
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
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
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
和是也虜以和議譎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譎
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
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
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湮鬱
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
矣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既

出恢復指日可期也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
然發憤如唐憲宗撫巡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
取之計況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
豐財陛下之英武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爲長城
川陝有良將以爲爪牙亦何患事之不濟也不然宜
因天設之險以爲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
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爲之索矣百
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
於嗣登太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
復捐而與之乎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

右編補

卷之三

三

陳亮上五論

孝宗時陳亮上五論其三執要曰臣竊惟陛下自踐
阼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
人無非出于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
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
爲人主之職本在于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

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省有以安
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
面奏獲旨差除卽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
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繳之在門下
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
之臺諫劾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
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
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
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
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

右編補

卷之三

三十五

十

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已也臣願陛下操其
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
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
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
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爲陛下願之也臣
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
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
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是朕出皆是則可有一
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相行之行之而
天下不以爲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爲易大哉王

言此百世人主之所當法而况於聖子神孫乎史之
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
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
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幸天下得操要之實而鑒奸
詳之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
辦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又論正體曰臣聞君以仁爲體臣以忠爲體徧從包
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故君
行恩而臣行令慶曆間杜衍輔政遇有內降輒封還
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

右編補

卷之三

三十六

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宮韓琦乘間開悟上心斥之遠
方仍放謝辭卽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怨君
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戰章聖皇帝
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
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
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呂夷簡堅以爲不可而塞之其
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廬以言折之君任
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
有爲不顧浮議而群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
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群臣動欲隨順圖塞谿壑使陛

下孤立以主大計群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尚爲得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摠攬大柄端已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憚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爲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爲法天下有不足爲者矣

亮又上書

亮又上書曰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歟

右編補

卷之三

三七

十

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跖弛而棄不才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

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中難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益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私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

楊萬里上疏孝宗

孝宗時楊萬里上疏曰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

右編補

卷之三

二八

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爲也君有爲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益不爲之君其心遲天下之所不快有爲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甚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遲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不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忍其折不忍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忍則銳安得不變而爲遲哉一朝之有爲必至於終身而不爲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爲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